

# 神助：文才禀赋性特质的灵异演绎

赵树功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从魏晋开始,中国文学史中便不断出现类似刘勰梦攀锦绣、江淹梦索笔等文学关乎神助的传说。其主要形态在神梦之外,还有神遇、神授等。理论界过去对这个言说系统关注不多。事实上,这些与文人才子相关的奇闻异事皆流行于文才崇拜之际,皆关乎文人才子的天资与灵气,它实则是在以一种非理论的“神助传说”形态演绎文学之才所具有的审美品质:文才虚灵而神异,可资创生幻化;文才源自禀赋,如得自天,不可更定,因而珍稀瑰奇。

**关键词:**神助;文才;虚灵性;禀赋性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4)01-0007-10

进入文艺领域的文才具有以下四个审美特征:禀赋性,才有其分;虚灵性,才有可能;破缚性以及诗有“别”才的“别有”性。其中禀赋性是诸般审美品质中最为根本的特征。

禀赋性包括以下具体内涵:性中具备,如由天而得;自然之具,人力不能更定,彼此又各不相同。

魏晋之际,承接两汉才性之论,经过玄学才性之辨的提升,才不仅完成了文艺审美范畴的转型,而且在魏晋六朝之际掀起了中国第一个文才崇拜的热潮。与这个热潮相呼应,六朝之际同时出现了类似谢灵运梦谢惠连而文思精进、江淹梦人索神笔彩锦、刘勰梦攀采锦绣等相关神异传说,后人统称之为“神助”。六朝之后这种神助传说绵延不断,形成了对才子文人极尽涂饰与神化的一个言说体系。

理论界过去对这个言说系统关注不多,或以其不经,或笑其夸饰,于是这些资料基本停留于谈资。事实上,这些与文人才子相关的奇闻异事始发于中国历史文才崇拜之际,流行于文才崇拜时代,皆关乎文人才子的天资与灵气,它实则是在以一种非理论的“神助传说”形态演绎文学之才所具有的审美品质:文才虚灵而神异,可资创生幻化;文才源自禀赋,如得自天,不可更定,

因而珍稀瑰奇。

—

六朝之际,在谢灵运“池塘生春草”这一名联的传说中开始出现了“神助”之说。这个传说原见于钟嵘《诗品》引《谢氏家录》,其中言谢灵运因梦谢惠连而成诗,自称:“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此前陆机《文赋》中的“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也强调了一种外在力量的辅助,是“神助”现象在理论著述中的隐约表达。

唐人论诗歌神助,先有杨炯赞王勃“神机若助”。<sup>[1]卷三</sup>继而最著名者当属钱起《湘灵鼓瑟》诗成考官以为必有神助。又有白居易推崇刘禹锡“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以及“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之”。<sup>[2]卷六十</sup>所谓“灵物护之”就是“神物护持”,是神助神佑的另一种表达。

唐宋之后,文人们常常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或佳句称为“神助”;或者将自己心仪赏爱且又模拟无方难以企及的他人作品或者佳句也称为“神助”,如王安石赏爱郭祥正的“明月随人渡流水”,称“此言有神助”。<sup>[3]卷七</sup>黄庭坚则从书法与诗法两个视角评论道林的“岳麓寺诗碑”:

沈传师字画皆道劲,真楷笔势可学;唯道林“岳麓诗”殊不相类,似有神助。其间

收稿日期:2013-10-05

作者简介:赵树功(1968-),男,河北黄骅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古代文学理论批评。E-mail: zhaoshugong@nbu.edu.cn

架纵夺偏正,肥瘦长短各有体。忽若龙起沧溟,凤翔清汉,又如花开秀谷,松偃幽岑;或似枯木倒悬,怪石高坠,千变万态,冥发天机,与其诗之焰,往往劲敌。<sup>[4]528</sup>

既言字之风流,又道诗之焰,诗事与艺事相得益彰,二者专其一道已经难能可贵,如此兼善也就更加视为“神助”了。而有“神助”者与其他佳作相比,关键都在于是否“可学”上:可学者出乎人力,虽然秀出,积研练之功可得仿佛;但“神助”者却难以企及,无可模拟。

古来有关文人才子的神助传说大致包括三类:或曰神遇、或曰神梦、或曰神授。

### (一) 神遇

神遇一类的传说从古就有,诸如张良遇黄石公便是。而神遇关乎文学艺术,则是中古以后才逐步出现的,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唐代钱起有关《湘灵鼓瑟》一诗的传说与宋之问遇骆宾王的传说。《唐才子传》记载:

钱起……初从计吏至京口客舍,月夜闲步,闻户外有行吟声,哦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凡再三往来。起遽从之,无所见矣。尝怪之,及就试粉闱,诗题乃“湘灵鼓瑟”,起辄就(四库本作“缀就”——作者),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主文李炜深嘉美,击节吟味久之,曰:“是必有神助之耳。”<sup>[5]卷四</sup>

所谓“鬼语”即是月夜户外的行吟之声,《唐诗纪事》记载钱起应试用此句,“人以为鬼语”。<sup>[6]卷三十一</sup>此处鬼语助成佳篇,得来之道神秘莫测。

《唐才子传》又记载宋之问之遇:

宋之问贬还,道出钱塘,游灵隐寺。夜月,行吟长廊下,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未得下联。有老僧燃灯坐禅,问曰:“少年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曰:“欲题此寺而思不属。”僧笑曰:“何不道‘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扞萝登塔远,劔木取泉遥。云薄霜初下,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一联,篇中警策也。迟明访之,已不见。老僧即冥王也。<sup>[5]卷一62</sup>

与钱起不同,这个传说中灵思的源泉是一位

神僧。据前人多方考证,宋之问与骆宾王根本不存在这种谋面的机缘与可能,而将诗与这样一位名列初唐四杰的才子关联,也便同样有了一种神异文学表现之能忽然而来不可凑泊的神秘。

### (二) 神梦

神梦的传说十分丰富,历代都是文士自异其迹的包装手段,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有“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的记载,与江淹梦人索彩锦有近似之处,皆以锦绣喻示文艺之才。涉及艺能者如《霓裳羽衣曲》的传说,这个传说有多种版本,《异人录》《逸史》《鹿革事类》三种皆言与唐明皇有关,以《逸史》为例:

罗公远中秋侍明皇宫中玩月,以拄杖向空中掷之,化为银桥,与帝升桥,寒气侵入,遂至月宫。女仙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上问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记其音,归作《霓裳羽衣曲》。<sup>[7]卷三</sup>

此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演绎,曲之美绝、润色者之才异,二者合而为一。且曲从天上来与成之于异才也是一体二象,从另一个角度表彰了艺术之能得之于天的内涵。

《朝野僉载》也记载王沂生不解弦管,一夜醒来,“索琵琶弦之,成诸曲,人不识闻,听之者莫不流涕。其妹学之,总不成”。曲中《迎君乐》《思归乐》等,亦为广陵倡崔氏女梦其亡姨所传。胡震亨认为,此类梦中得悟,实则“亦如琵琶梦授故事”,其本质无非“借托之以神其艺术”。<sup>[8]卷十四</sup>问题是这种自神其技的手段,一方面通过梦这种非常规的形式表达,一方面又强调他人欲学竟然不能,其本义就是在强调:此中有着非他人所具、非学所能的本然之虚灵。艺能之外,大量的异梦则指向文章诗歌著述。典型者有梦鸟与梦笔。

或为梦鸟。《西京杂记》记载扬雄轶闻:“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字之上,顷而灭。”<sup>[9]卷二</sup>这个异梦与文才相关,从此“吐凤才”便成为赞誉文人文学才华的事典。另一个异鸟之梦的传说出现在晋代,《晋书》记载罗含:“少有志尚。尝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因起,惊说之。朱氏曰:‘鸟有文彩,汝后必有文章。’”<sup>[10]卷九十二</sup>二梦所涉及的凤与鸟,在毛羽斑斓、文采异常上一致,而梦鸟之人也由此文

彩卓著。

或为梦笔。文人以笔为施展才华的资本，笔也是文士自占身份的道具，因而有关的传说本来就多，如《说郛》卷三十一有孙绰为著作郎时每自暗中见笔端吐光若火的记载，这个轶闻出于阙名《采兰杂志》，不见于正史，《佩文韵府》卷二十二“吐光”类引之，标注为出于元人《瑯嬛记》，当为宋元文人杜撰。李日华《六研斋二笔》也引用了这个传说，并称“杜少陵作诗句，精绝者其子宗武每觉纸上作金字”，他认为“此皆文章精气所结也”。<sup>[11]卷四</sup>从笔异转移到文章之神异，这恰是笔吐光焰、笔吐光华的用意所在。

梦笔的传说也首见于魏晋之际，屡见于中古著述，且都与文宗巨匠相关：

王珣。《晋书·王珣传》云：“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sup>[10]卷六十五 1756</sup>所要撰著的文章与梦中所获如椽大笔的暗示相关，表面上属于没有验证的自神其技，但此“神”正是强调此事非易事，亦非人人皆能，强调了天的赋予，是“天赋”这个词的具象。

江淹。《南史·江淹传》江淹才尽传说中有郭璞索五色笔，江淹还笔之后，从此诗歌绝无佳句的记载（详见下文）。王珣系梦人授笔，江淹则梦人索笔，一授一索，一兴一衰，此笔皆关乎创作。

纪少瑜。《历代吟谱》记载：“梁纪少瑜尝梦陆倕以一束青缕管笔授之云：我此指可用，卿自择其善者。文词因此迢进。”<sup>[12]卷四十九</sup>

李峤。《唐诗纪事》记载：“（李峤）儿时，梦人遗双笔，自是有文词。十五通五经，二十擢进士第。”<sup>[6]卷十 145</sup>自此文册大号令，多出其手。

以上传说，三个表达梦中得笔而文才超卓，一个表达梦中失笔从此文才失落。其用意是一致的，梦中之“笔”作为一种神秘能量的载体，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到了明代，才子解缙也假此道自誉：“予未能言时，颇知人教指。梦五色笔，笔有花如蔷薇者，当五六岁来，遂盛有作。”<sup>[13]1354</sup>这实则是民间所谓“梦笔生花”的敷衍。

众多与文学著述相关的异梦，其效用首先集中在文思兴会的保持与秀语佳篇的创生上。谢灵运自道“池塘生春草”为“神助”的传说，便与其梦相关。元代韦居安《梅圃诗话》记载：“历

阳李士选，肄业郡庠，斋舍与尊经阁相近，每夕梦一青衣童吟诗登梯而上，仿佛仅记四句云：‘带白双双鹭，拖青点点鸦。晚风吹不去，留于伴芦花。’嘉定丙子乡举省试，出‘凉叶照沙屿’诗，思颈联结句未就，忽忆旧梦，以所记四句足成之，有司称赏，以为神悟，遂领荐。”韦居安认为：“兹事与唐人钱起《湘灵鼓瑟》诗颇相类。”<sup>[14]卷下</sup>

再者异梦还能助成文章命意与架构。如《唐诗纪事》记载林藻等人试《珠还合浦赋》，“藻赋成，梦人谓曰：何不叙珠来去之意？既寤，改之。（杜）黄裳谓藻曰：‘叙珠来去，如有神助。’”<sup>[6]卷四十二 644</sup>题为“珠还”，则必有曾经离去的经历，赋由离合之中叙述明珠归来，不仅有了波澜起伏，也更加动人情思。

异梦除了与创作相关，还表现于鉴赏之中，如《绀珠集》记载：“盛文肃梦朝上帝，殿上扇题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谓天人诗，乃记是杜诗尔。”<sup>[15]卷十二</sup>本诗写乱后生还，惊喜猜疑，情景如见，所以天上之人方如此赏誉。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神异又高不可攀的权威来确定诗的价值，同时表达对不识真美之庸俗批评者的嘲讽。如此一来，文学批评成了代天立言，其间也有着自我文学思想的推销策略。

### （三）神授

神授是远古时期天人传说甚至神话影响的产物，早先所谓的神授往往表现为神对凡俗之人的馈赠，所赠之物以神异的宝物为主。有关文学的神授传说，基本表现为一种才能的忽然而至。较早与神授相关的故事同样出现在魏晋六朝之际，《高僧传》记载曹植深爱声律，并因佛家梵呗而制声，吐纳抑扬，人以为得之神授。概而言之，神授之途大致有三：

其一为受赠异物。神梦论中王珣梦人授如椽巨笔，郭璞曾得彩笔、彩锦皆是。韩愈梦中曾得丹篆：“愈少时，梦人与丹篆一卷，强吞之，旁有一人，拊掌而笑。觉后胸中如物咽，自是文章日丽。后见孟郊，乃梦中旁笑者。”<sup>[16]卷八</sup>清人尤琛据称曾获神赠紫丝囊，《随园诗话》记载，长沙人尤琛过野庙，见紫姑甚美，题壁云：“藐姑仙子落烟沙，冰作阑干玉作车。若畏深夜风露冷，槿篱茅舍是郎家。”深夜，紫姑即叩门拜访，且持一物相赠云：“此名紫丝囊，吾朝玉帝时，织

女所赐。佩之，能助人文思。”尤琛佩戴丝囊，随即“登科出宰”。<sup>[17]卷二</sup>

其二为受赠洗礼后的心胸肠胃。《新五代史·王仁裕传》言其少时曾梦人剖其肠胃，并以西江水洗涤。蓦然回头便发现江中沙石皆为篆籀之文，从此文思大进。清人师范自道其有类似之境，梦中有人持刀启胸提心，三洗而去，“自是心境豁然，日有进机”，所以他自称“予之得以承先启后，弗坠家声，皆由神佑”。<sup>[18]</sup>神授者所授不是一般的法物，而是一副睿智心灵：剖肠涤胃，以水冲洗，就如同使人改头换面、脱胎换骨，重新禀受了上天的赋予。

其三为神灵附体。宋代《百斛明珠》记有一则精神附体的传说：“徐州通判李绚有子七岁，不善诗，忽咏《落花诗》云：‘流水难穷目，斜阳易断肠。谁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惊问之，若有物凭者，自云是谢中舍。问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曲未终，花皆落。”<sup>[19]前集卷二</sup>所谓“有物凭者”，就是神灵附体，不过这个神灵是指古代著名的诗人，而非怪异之物；而诗人附体，则将其本然的才气实现了转移，使得所依附对象瞬间如醍醐灌顶，获得了超越本然的能力，这实则也是神授。

无论神遇、神梦还是神授，其都是对超越凡常能力的描述，因此本质上都属于神助说的范围。

## 二

以上三种神助现象都属于文才的传奇，也是才在中国文化中备受推崇的一种象征性表达。从神助传说自述者的自诩、传播演绎者的歆羡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其中寄托的历代文人对异乎寻常禀赋的期待。而这些传说，实则正是在以形象的手段诠释文学创作所依赖的“天授”之“天”、“神授”之“神”的本质特征：它们是自然赋予人的、充满虚灵性能动性又无可复制不可更定的才，是一种对禀赋作出的感性认定形式。

我们不妨对以神遇、神梦、神授为主的多种形态的“神助”现象再做一个考察。此前学者对这类文学轶闻的态度大致表现为破除对神助的迷信，将通过神助获得文思的美学现象理论化为精诚所积而致功。

褚人获《坚瓠余集》有“神助”一则，其中

提到著名的“胡钉铰”传说（下文有论），以为其忽然能吟，“此无他，精诚所积而致”。徐芳《万历中徽州进士谋换心记》记述了明代一名进士换心的传说，作者以为，这种所谓换心的奇闻怪事，实质就是：“为精诚所积，人穷而神应之”；进士后来之奇颖，乃是进士之奇愚逼迫而出，正应验了俗语所说的“德慧存乎疾疢”。<sup>[20]卷十七</sup>

近代学者王葆心继承了以上精诚论，对历代文人的神异传说进一步解读为专一精思则会悟：“如扬雄作《甘泉赋》梦五脏出地，以手内之，及觉，气病一年。纪少瑜、江淹、李峤、和凝等皆梦人授笔，李白梦笔生花，韩愈梦吞丹篆，王仁裕梦剖肠胃涤以江水；唐才妇牛应贞梦制书而食之，每梦食数十卷，则文体一变，如是者非一次。”王葆心以为这种现象实则是“精感之至形于梦寐者”，并引盛百二《袖堂续笔谈》所载：“韩王此类之事皆是精神专一所致。近蓉江有人文思钝拙，为师所苦，日焚香魁星前拜之，同学咸笑其痴。一日伏地移时，忽大叫云梦魁星以剑刺其心。自是文思沛然无能敌者。”王葆心以为此“精神专一所致”。此类异梦史乘记载甚多，王葆心又将其分为两类：“其梦吐与有所出者，多在作文苦思之时，英华外发之候也；其梦吞与授与者，多在劬志究学之时，菁英内敛之应也。”综而论之，二者皆是“功候所积，一旦豁然寤寐”。并以此为理由，批评“归诸神授天与，侈为祥瑞”之人为浅者无知。<sup>[20]卷四(7180)</sup>

钱钟书先生根据古代相关文献所体现的精神，将通过异梦获得文思的审美现象又具化为了定慧关系。《谈艺录》中他就梦之所以助于创作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他首先引述《奥义书》屡以“睡眠”为超识入智之门，随后从中国典籍中列举了大批事例：

《庄子·天道》：“万物无足挠心故静。水静犹明，而况精神，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

《管子·心术》：“静乃自得，圣人虚道。去欲则宣，宣则静，静则精，精则独，独则明，明则神。”

《吕氏春秋·博志》：“精而熟之，鬼将告之。”

他如《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为《子虚

赋》《上林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忽然如睡，焕然而兴”，等等。钱钟书据此得出结论，所谓创作关乎梦，无非是定中生慧的具象表达。他说：

及夫求治有得，合人心之同然，发物理之必然；虽由我见，而非徒己见，虽由我获，而非可自私。放诸四海，俟诸百世。譬如凿井及泉，钻石取火；钻与凿，我力也，而泉与火，非我力也：斯有我而无我也。故每曰“神助”，庄子所谓鬼神将来舍，盖虽出于己，而非己力所及。<sup>[21]280</sup>

无论是褚人获、徐芳的“精诚所积”，还是王葆心的功候所积，钱钟书的异梦助乎创作就是定中生慧，其本质都是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养气”论。这种阐释虽然有合理成分，但其间明显包含一个这样的逻辑：涵养生气与秀句佳篇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就讨论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种因果关系又似乎染上了必然化的色彩。于是，关于神助传说更为重要的一个美学内涵便被遮蔽了，这就是产生于文才崇尚时代的神助与文才禀赋性审美特征之间的喻示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文学史上著名的谢灵运梦谢惠连而得佳句与后世其它相关传说分别研究说明。先看有关谢灵运的传说，钟嵘《诗品》中品谢惠连条云：

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

评价谢惠连核心在其“才思”。又引《谢氏家录》云：

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曰：“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

这个传说从此成为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一个公案，学者们对谢灵运何以梦谢惠连即能吟出佳句做了多角度的探讨，以《溇南诗话》所概括者而言，已经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了：

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为神助。《石林诗话》云：“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故

非常情所能到。”……张九成云：“灵运平日好雕铸，此句得之自然，故以为奇。”田承君云：“盖是病起忽然见此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为贵。”<sup>[22]卷一</sup>

以上观点，叶梦得、张九成、田承君虽然主要是从诗句讨论，但目的仍然在于解答何以谢灵运自道神助。三人实则主要表现为两个观点：其一是病后感于自然的生机，生命力振作，诗思萌动，所以为神助；其一则是强调谢灵运此诗的清新自然，无所用心，不求雕铸，由于异乎寻常，所以为神助。后世文人对这桩公案的态度基本上以这两个观点为主：

其一，诗句出于自然，不露人工痕迹，犹如神助。如胡应麟《诗薮》云：

“池塘生春草”，不必苦谓佳，亦不必谓不佳。灵运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晖能娱人”之类，虽非锻炼而成，要皆真积所致。此却率然信口，故自谓奇。<sup>[23]外集卷二</sup>

清代周容《春酒堂诗话》也云：“俞次寅一日语余曰：‘谢客诗篇颇多，何以独得意惠连入梦之句？’余曰：‘可知此君苦心在求自然。’”<sup>[24]</sup>这里的自然，更多强调了艺术手段上对雕琢造作的回避。

其二，诗句因梦而得，出于一时感兴，源自生命力的振作。一如田承君所云：“盖是病起忽然见此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为贵。”病起忽见满目苍翠、碧水轻柔，忽闻禽鸟吟唱，生命的激情被自然界勃勃的生机点燃；而诗人恰恰因梦见自己赏爱的兄弟而心意欢畅，物我之间的这种遇合，随即激发为诗情。杨维桢在回答“灵运以诗名宋，而犹附丽于人以觅句”这个问题时说：“此三百篇后词人以兴趣言诗者也，律以六义，何有也？今人以一草一木取以点缀篇翰，极于雕镂之工，诗道丧矣！谈兴趣者犹以灵运语出于经辞，直指如‘高台多悲风’、‘明月照积雪’，无俟雕刻而大巧存焉，犹为去古未远也。”<sup>[25]卷十四</sup>佳句乃是因梦有兴，睹物而起。明代安磐《颐山诗话》也从物感入手论此佳句：

古人一句诗称振绝者，如“枯桑知天风”，如“海日生残夜”；下此如“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然未若谢客之“池塘生春草”也。少日读此不解，中岁以来，始觉其妙。

意在言外,神交物表,偶然得之,有天然之趣,所以可贵。谢客自谓“殆有神助”,非虚语也。今观谢客诸作,精练似此者绝少,信乎有神助也。<sup>[26]</sup>

“神交物表”是物我交感之意,生命的活力在对自然的沉醉之中被唤醒。

关于这种发自梦寐的意兴,明代文人夏时通过自己具体的创作经历作了进一步说明。在《钱塘湖山胜概后序》中,他自称解组归乡,见流传的《西湖百咏》而欲和之,却又自觉“才疏学浅”,于是“闼然隐几就寝”:

忽梦往书肆,易《江文通集》,恍然中闻对者曰“有”。予欣然,即以自得。即而复寤,日在卓午,桂子飘香,坐思转清。书几间,墨池适具,遂挥毫落纸,得十数绝句。日晡暂息。明旦起,尤爽,得数复加。三日四日五日六日,若泉之达而溪之流也。七日就数,复得《湖山胜概》一记。通浹旬而毕稿,不假雕磨,似觉有神助之。

随后夏时反思“平生操觚,未尝得成之速也如此”,因为契机同样是一个异梦,所以认为江淹梦笔、才子梦蛇以及谢灵运梦谢惠连等事“为不诬”。由此感慨:“事虽有感兴偶而得、因而成者,盖莫不有定数焉!”“是则感而兴,偶而成,亦岂无定数哉?”<sup>[27]</sup>这个感慨恰是对异梦的美学解读,其核心意旨有二:诗歌创作关乎兴会;兴会又关乎定数。定数又指什么呢?结合定数合则兴会至且诗思连绵不绝的描绘,可以确定,所谓定数:首先是指创作的机缘,机缘恰到好处,则机开神通,方有“坐思转清”的境界;再者,定数由于和梦的启迪相关,它所强调的是被启迪而出的才思才情,即对自己“才疏学浅”之自谦状态的一个出离。有这个定数,才能使得兴会转化为创作的实际成果,否则虽时至而诗亦难至。

前面王若虚的诗话中,引有惠洪《冷斋夜话》对梦而后得佳句的解释:“古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寓也。谢公平生喜见惠连,而梦中得之,此当论意,不当泥句。”这个解释未言兴会,也不谈天然去雕饰,后世少有人附和。但仔细研究,会发现其说颇有道理,而且是跳出秀句本身对这种通过异梦获得灵感现象的一个更加超越的解释。其主旨在于:

诗歌创作是心中意绪见于诗句的一个表现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有一个基础,就是意绪要能够实现情的转换,这是一个由内向外发抒的过程,是一个从隐向显发抒的过程,是一个朦胧信息具体化意象化的过程。诗歌的诞生,就是心中的意绪通过一个机缘实现情、意相合,其中意绪为志,情则为兴会。从意绪到情兴的显现一直到诗歌的诞生,实现对情意的“寄寓”,需要一种根本性的能力支撑,这就是文才。而谢灵运将以上过程通过一个异梦能够一气呵成,自谓“神助”,正是指自己根本性的才思在梦之兴会下得到全面启发释放,尤其小谢之才思对谢灵运之才思形成一种在情感默契之下的自然启示。《冷斋夜话》中“古人意有所至”之“意”是志,“此当论意”之“意”是指整个故事的旨趣,即谢灵运梦惠连而成佳句这个传说本身的美学旨趣。《冷斋夜话》所谓“此当论意”,核心在于提醒读者领会这个传说背后对才思兴会的瞩望,而不必过多留意其所谓的神异。

由此可见,在“神助”这件绚丽的外衣之下,谢灵运这个传说其实既隐蔽着一种对天赋文才能够尽情发挥、有机缘发挥的期待;也散发着我备禀赋、我具才华故而与神相通能得其相助的豪情。是才之受命于天、禀性非凡的形象表达。

另一个所谓神助的著名传说是唐代的“时来风送滕王阁”,《樵书》记载:

唐都督阎公伯屿重修滕王阁,因九日宴僚属于阁,欲夸其婿吴子章能文,令宿构为序。时王勃省父,次马当,去南昌七百余里。水神告其故,且助风,天明而至。与宴,果请诸宾为叙,皆辞之。至勃,不辞,阎不乐。命吏得句即报,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矍然曰:“此天才也。”其婿惭而退。世所传“时来风送滕王阁”者是也。<sup>[28]</sup>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是这个故事较早的记载者,也较为详细,但尚无水神传说。《芸窗琐录》又将此演义为了脍炙人口的小说。近代学者瞿兑之论王勃豪兴下创作的《滕王阁序》说:“细读这篇文字,的确能显出一种纯任自然一气奔放的境界。令人仿佛想见这位少年公子,援笔立成,旁若无人情景。这一种的文学作品,的确是纯粹天才的表现,而且是一种神来的遇合。不是第

二个人在第二个机会所能模仿得出的。”<sup>[29]</sup><sup>147</sup> 又称：“王勃的文章流利，是由于精熟的训练，固不必说。其天才异常敏捷，也是一个重要的成因。敏捷的天才，本来不算很难得，他的敏捷，不仅是词令上的敏捷，而且是气机上的敏捷。”<sup>[29]</sup><sup>149</sup> 神助，在此被解读为了敏捷的天才以及这种天才的发动。而传说中又有水神护持，则实为才得之于天、尊贵通神的寓言。

如果说以上神助的事例基本属于著名文人的锦上添花，神助无非表现于启示其尽情释放才华的话，那么有关“胡钉铰”的传说则更为鲜明地说明：但凡神助，其必见才。《绀珠集》卷四云：

郑圃有列子墓庙，里中有胡钉铰者，每诣庙祈祷求聪慧。一夕，梦人剖其腹，纳一卷书。既觉，遂有诗思。<sup>[15]</sup>卷四

宋代《类说》描写了胡钉铰得书以后的表现：“睡觉而吟咏之句皆绮丽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sup>[30]</sup>《云溪友议》等皆有类似传录。胡钉铰传说还有另一个版本，《南部新书》卷九云：

胡生者，失其名，以钉铰为业。居雪溪而近白蘋洲，去厩居十余步有古坟，胡生若每茶必奠酌之。尝梦一人谓之曰：“吾姓柳，平生善为诗，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侧，常衔子之惠，无以为报，欲教子为诗。”胡生辞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子言之，当有致矣。”既寤，试构思，果有冥助者，厩后遂工焉。<sup>[31]</sup>卷九

记载虽有差异，但却有着以下共性：其中的主角胡钉铰，传为唐代诗人胡令能，起先于诗文一派懵懂；有异人通过梦的形式给予神秘的启示；启示的方式或者改头换面洗心革面、或者传授诗法、或者赠以神物；受教者此后灵机发动。其中所谓的诗法实际上是心法：“但率子言之”，当是教其冲口信手，由其才性而为。关于胡钉铰受教以后灵机发动，从此遂有诗思、厩后遂工并归之于所谓“冥助”，无非是其表面虽愚实备灵心妙才、且得蓄积磨练豁然开朗的形象表达。《类说》中强调了“所得不由于师友”这一点；清代施愚山在传述这个传说时也重复了这一论断：“所得不由于师友也。”<sup>[32]</sup>所谓不由于师友，即不通过学习而得，而是从其自然天赋中来。神助与积学在古人那里被视为对立范畴，<sup>①</sup> 诗人并非

不学，但又绝不仅仅依赖于学，更不似世儒穷年孜孜以求，灵心一至即可涉笔成趣。由此而言，胡钉铰所谓神助，实则是指其禀赋的文学之才因为一种机缘而得以发动；或者说，这种文才的有无、多寡、隐显于文学关系重大，因而备此文才者便无不嗜其毛羽珍其宿蓄，神异之正是其不可习而得不可传而获不可人人皆有特性的体现。

又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一个故事，更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异梦所承载的文艺美学内涵：

松江卫山斋有材誉。时庸医儿孙华孙颇知嗜学，山斋因奖予之，使得侪于士类。山斋既死，华孙忽谓人曰：“尝梦天使封小合授吾，曰‘上帝有敕，以卫山斋声价畀汝’。吾受命谢恩而寐。”华孙才思极迟，凡作一诗，必属时日乃就，则曰：“吾登溷偶得一联。”或又曰：“枕上得此。”故人戏赠以诗，有“浪得诗名索价高”及“山斋声价黄金合”之句。<sup>[33]</sup>卷二十三

卫山斋的“材誉”与孙华孙的“才思极迟”形成鲜明对比，而华孙偶然一梦以及所谓“天使封小合授吾”和“上帝有敕，以卫山斋声价畀汝”，正是希望改变自己才思禀赋之心态的反映。其人虽鄙俗，但这种改变才之现状的期待正是在才之禀赋性面前无可奈何的一种呼唤。

### 三

“神助”与禀赋之才之间的这种关系解读，在古人那里也有涉及。宋代文人陈师道将神助之“神”泛化为“万物”：

万物者，才之助。有助而无才，虽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状；使才者遇之，则幽奇伟丽无不不用者。才而无助，则不能尽其才。<sup>[34]</sup>卷十一

有才是先决条件，而有万物之助，兴起情怀神思，始能摹绘万物情状，始能尽才。“神助”之以神助人、“万物助”之以万物助才在这个论述中是一体的，陈师道提醒我们：无论以什么相助，最终的归结点都是“才”。

宋之问《灵隐寺诗》“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一联因附会上骆宾王而成为神助说的代表。但王夫之却通过对本诗细致的评赏反驳说：“取景宏多而神情一致，以纯净成其迂回，于此体中当为禘祖。‘龙宫锁寂寥’五字已成绝唱，非‘楼观’一联不足嗣响，故来好事者之传说。”<sup>[35]</sup>卷三意

思是说:本诗至“龙宫锁寂寥”已经成为绝唱,随后若要成就全诗,实为绝难之事,因此能赓续绝唱者定是才之神异。对奇才奇句如此的叹服,所以就引发了后来人的传奇性演绎。王夫之的这个解释,正是对神异、神助、神授之类轶闻实则就是才之禀赋性别样赏赞手段的认定。

清代贺贻孙在《诗筏》中又将神助与自我之神联系起来:

诗文有神,方可远行。神者,吾身之生气也。老杜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吾身之神,与神相通,吾神既来,如有神助,岂必湘灵鼓瑟,乃为神助乎?老杜之诗所以传者,其神传也。<sup>[36]136</sup>

神就是气,依照古人的理解,它是气之精者、华者,气之主者,气之中最鲜活生动者。但此处的“神”更代表主体自我。所谓神助,不是别有仙灵相助,是自我才赋生气的鼓动与赋形,是自我之“神”的现身,是自我之才的寓托。

无论神遇、神梦或者神授,所有神助传说仅仅是一个借以表达非常规、非常而又难以求证事物的幌子,神助论的宣扬者假此实则有着共同的祈向——一种优异禀赋之才的从天而降,或为此而自诩,或为此而祈祷;反过来,其所印证的恰是决定文学创作的才具有这种由天而得似有神异灵能的禀赋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江郎才尽”这个著名典故。本典故最早见于《诗品》,其中云:“于时谢朓未遁,江淹才尽。”《南史·江淹传》所叙更为详细: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

“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蹶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sup>[37]卷五十九</sup>

围绕江淹才尽的传说,历代引发了江淹之才是否尽,人之才是否能尽,是什么因素影响妨碍了才的尽数发挥,保持才发生效用、维持才情不

衰的途径是什么等诸多话题。如果说历代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一些拘泥于江郎才尽这一传说具体的因由,更多的是就事论事,那么站到这个传说更高的视点反思,则能发现其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价值与意义:类似的传说之所以恰恰在文学重才的魏晋六朝之际开始产生,它隐含了文学创作关乎才、决定于才、才乃天赋不可勉强的对文学之才的崇拜思潮。这种文才崇拜一则是对于才的态度,一则是对于文学之才的深化认知。

神助不仅仅和具体的神异传说融为一体,后世又演化为一个评赏术语,那些异想天开、出神入化、兴会颖异的佳篇佳句,往往被冠以神助及同质性评断。皎然《诗式》进行了理论总结,他将那种“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的佳句称为“若不可遏,宛如神助”。<sup>[38]卷一</sup>宋代《诗学规范》引《续金针格》,将诗句分为“自然句”与“神助句”。<sup>[4]608</sup>以王夫之为例,由于他本身重视才情,因而格外喜好以此类语言评诗:

《古诗评选》卷四曹丕《杂诗二首》“漫漫秋夜长”一首:“扬子云所谓不似从人间得者也。”<sup>[39]661</sup>

《古诗评选》卷四曹植《七哀诗》。王夫之一直抑曹植而扬曹丕,因此诗极佳便怀疑系伪作,故有“乃以植駟才,奈何一旦顿造斯品”的质疑,但对此诗本身评价很高:“情乍近而终远,词在苦而如甘。……‘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可谓物外传心,空中造色,结尾语居然在人意中,而如从天陨,匪可识寻,当由智得。”<sup>[39]665</sup>

《古诗评选》卷四阮籍《咏怀》:“‘湛湛长江水’,写景写情,不谓从人间得来。”<sup>[39]680</sup>

《古诗评选》卷四张华《拟古》:“具此深远之才,方堪拟古。杂之十九首中不辨矣,自是西晋第一首诗。‘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命情造句,不似从人间得也。”<sup>[39]691</sup>

《古诗评选》卷四张协《杂诗》“述职投边城”一首:“诗中透脱语自景阳开先,前无倚,后无待,不资思致,不入刻画,居然为天地间说出,而景中宾主,意中融合,无不尽者。‘蝴蝶飞南园’,真不似人间得矣。谢客‘池塘生春草’,盖继起者,差足旗鼓相当。笔授心传之际,殆天巧之偶发,岂数觐哉?”<sup>[39]706</sup>

《唐诗评选》卷一李白《乌栖曲》:“‘青山’句,天授,非人力。”<sup>[35]904</sup>

《唐诗评选》卷二杜甫《拟古明月何皎皎》：“迎头二十字，宛折回互，笔力万钧。逆下却用‘芳树’二句兴语缓受，顾云矗起，散为平霞，无心自奇，神者授之矣。”<sup>[35]951</sup>

《唐诗评选》卷二杜甫《溪陂西南台》：“‘乘凌借俄顷’下，但冥探彼己之际，如神者授之。抑拟发起下文，为嘿化之自运。想当五字吟成，心魂尽作人语。”<sup>[35]962</sup>

以上“不似从人间来”以及神之授、天之授等，或言灵笔佳思，或言人力难为；或言思致，或言秀句，或言文机的流转，或言一种常人难以获得的意味与旨趣。皆指文才的非同一般，神异卓著，故而如从天而降。

“神助”说在古希腊也有表现，荷马史诗开篇便呼唤诗神的启示，古希腊人便把这种从神那里获得的神谕称之为“神助”“灵启”。在“神”对文学的祐助上古希腊与我们的传说是相同的。只不过，古希腊确认有神灵高高在上，有诗神左右着诗人的灵机，而中国古代有关神助的传说则更富于象征意味，是对才之禀赋的形象化诠释。

在以上神助传说之外，隋唐之际还有攘夺他人秀句佳篇甚至不惜土囊杀生的传说，它与神助等传说同时集中在一个历史阶段，有着重要的文学理论意义和美学内涵，它用非理论的、非常规的手段，传递出了这个时代对文学之才的关注、推崇，传递出才本天赋难可复制的思想。尤其秀句攘夺现象，历代不是考辨其真伪以为个中人辩护，就是抨击当事者之无耻，但没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集中出现背后的意旨。因与神助传说意义近似，所以稍带论之。

诗文著述之类的攘夺窃取，是魏晋之际开始出现的，秀句攘窃传说出现之前，《世说新语》中就有郭象盗窃向秀《庄子注》的传言。钟嵘《诗品》也有释宝月窃取东阳柴廓所造《行路难》的记载。隋唐之际最著名的攘窃秀句传说发生在隋炀帝与宋之问身上。《隋唐嘉话》云：

隋炀帝为《燕歌行》，群臣皆以为莫及，王胄独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诵其句云：“‘庭草无人随意绿’，能复道耶？”

唐《纪闻》云：

隋炀帝作诗有押泥字者，群臣皆以为难和，薛道衡后至诗成，有“空梁落燕泥”之

句，帝恶其出己上，因事诛之，临刑问：“复能道得‘空梁落燕泥’否？”<sup>[40]卷四</sup>

对于这个传说，历代多有考证，结论都认为子虚乌有。另一个为宋之问杀刘希夷，《唐语林》云：

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即宋之问也，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此两句，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囊压杀之。刘禹锡曰：“宋生不得死，天报之矣。”<sup>[41]卷五</sup>

宋人魏泰、明代王世贞都曾力辨此事污蔑前贤。清代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在引录了王世贞为宋之问正名的文字之后作了以下辨析：

元美此辨引据甚确，第此二事，总见佳句不易得，如性癖耽佳、不死不休之意，不必认真可耳。周元亮云：“近人读诗文，痛痒了无觉，求其能以土囊压杀人者，正不易得。”有激乎其言之也！<sup>[42]1022</sup>

叶矫然的论析为我们重新审视这种为窃他人佳句不惜夺命传说的背后意义提供了崭新视角：

第一，秀句攘窃现象与神助说、才尽说几乎在同一个时代滋生，它通过佳篇秀句说明文学之才的创新性与灵异性；又通过攘窃甚至强夺说明文学之才具有禀赋之中的独到性与不可复制性。

第二，所谓“佳句不易得”，一方面是说佳句关乎人工的努力，一方面又不能仅仅通过人工的雕琢最终实现。不惜以夺人性命窃取佳句名篇这个事实本身，恰恰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定：阅读者从内心自愧不如；而所不如者具体所指的是秀句本身，是作品本身，进一步追问则是支撑这样的佳篇秀句诞生的背后禀赋——文才，作者独到的才具与独到的启示形成了这样的作品。对嫉妒者而言，是文才在某一方面的缺失或者兴会的不及才造成如此作品难以模仿、不可超越。

攘窃秀句等传说，由此看来便成为对文学之才肯定与崇尚的极端形式；也可以视为文才之独到性禀赋性、不可再生之宿命特征的极端认定手段。

#### 注释：

① 徐铉《成氏诗集序》云：“若夫嘉言丽句，音韵天成，非徒积学所能，盖有神助者也。罗君章、谢康乐、江文通、丘希范皆有影响发于梦寐。今上谷成君亦有之，不然者，何其朝舍鹰犬，夕味风雅，虽世儒积年之勤，曾不能及其门者耶？”董浩等编《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缩印原刊本。

## 参考文献

- [1] 杨炯. 王勃集序[M]/杨盈川集. 上海: 四部丛刊初编本.
- [2] 白居易. 刘白唱和集解[M]/白氏长庆集. 台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刘壘. 隐居通议[M]. 台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郭绍虞. 宋诗话辑佚[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5]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38.
- [6] 计有功. 唐诗纪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470.
- [7] 王灼. 碧鸡漫志[M]/唐珪璋. 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95.
- [8] 胡震亨. 唐音癸签[M]. 上海: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 [9] 刘歆. 西京杂记[M]. 台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403.
- [11] 李日华. 六研斋二笔[M]. 台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 陈应行. 吟窗杂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3] 都穆. 南濠诗话[M]/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4] 韦居安. 梅磡诗话[M]/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576.
- [15] 朱胜非. 绀珠集[M]. 台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6] 张岱. 夜航船[M]. 冉云飞, 校点.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6: 204.
- [17] 袁枚. 随园诗话[M]. 王英志, 校点.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60.
- [18] 师范. 萌椿书屋诗话, 张国庆辑. 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4.
- [19] 阮阅. 诗话总龟[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24.
- [20] 王葆心. 古文辞通义[M]/王水照. 历代文话: 第八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7920.
- [21]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2] 王若虚. 滹南诗话[M]/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507.
- [23] 胡应麟. 诗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149.
- [24] 周容. 春酒堂诗话[M]. 四明丛书本.
- [25] 杨维桢. 春草轩记[M]/东维子文集. 台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6] 安磐. 颐山诗话[M]/吴文治. 明诗话全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2121.
- [27] 夏时. 钱塘湖山胜概后序[M]/吴文治. 明诗话全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1373.
- [28] 郑方坤. 全闽诗话[M]. 台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9] 瞿兑之. 中国骈文概论[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30] 曾慥. 类说[M]. 台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1] 钱易. 南部新书[M]. 台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2] 施愚山. 螭斋诗话[M]/施愚山集: 第四册. 何庆善, 点校. 合肥: 黄山书社, 1993: 18.
- [33]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M]. 台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4] 陈师道. 颜长道诗序[M]/后山集. 台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5] 王夫之. 唐诗评选[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36] 贺贻孙. 诗筏[M]/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37]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451.
- [38] 皎然. 诗式[M]. 李杜鹰, 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39.
- [39] 王夫之. 古诗评选[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40] 吴曾. 能改斋漫录[M]. 台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1] 王谠. 唐语林[M]. 台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2] 叶矫然. 龙性堂诗话续集[M]/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Miracle: an Interpretation of Endowments of Literary Talent Under the Surface of Spirits

ZHAO Shu-gong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Communi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As early as in the period of the Wei and Ji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constantly appeared legends of miracles such as Liu Xie's dream of climbing up the brocade and Jiang Yan's dream of searching for Bi. The main forms of these legends are divine dreams, spiritual perception, divine conferring and so on so forth. The theoretical circle in the past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is discourse system. In fact, these fantastic stories about talented scholars become prevalent at the time of adoring the literary talents, for they reflect the endowment and nimbus of the scholars. It is a kind of non-theoretical form of "miraculous legend" that show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talents: visionary and miraculous, constructing and illusioned. And the literary talents possess the quality of gift, innateness and stability, thus becoming rare and magnificent.

**Keyword:** miracle; literary talent; visionary; endowment

(责任编辑 张文鸯)